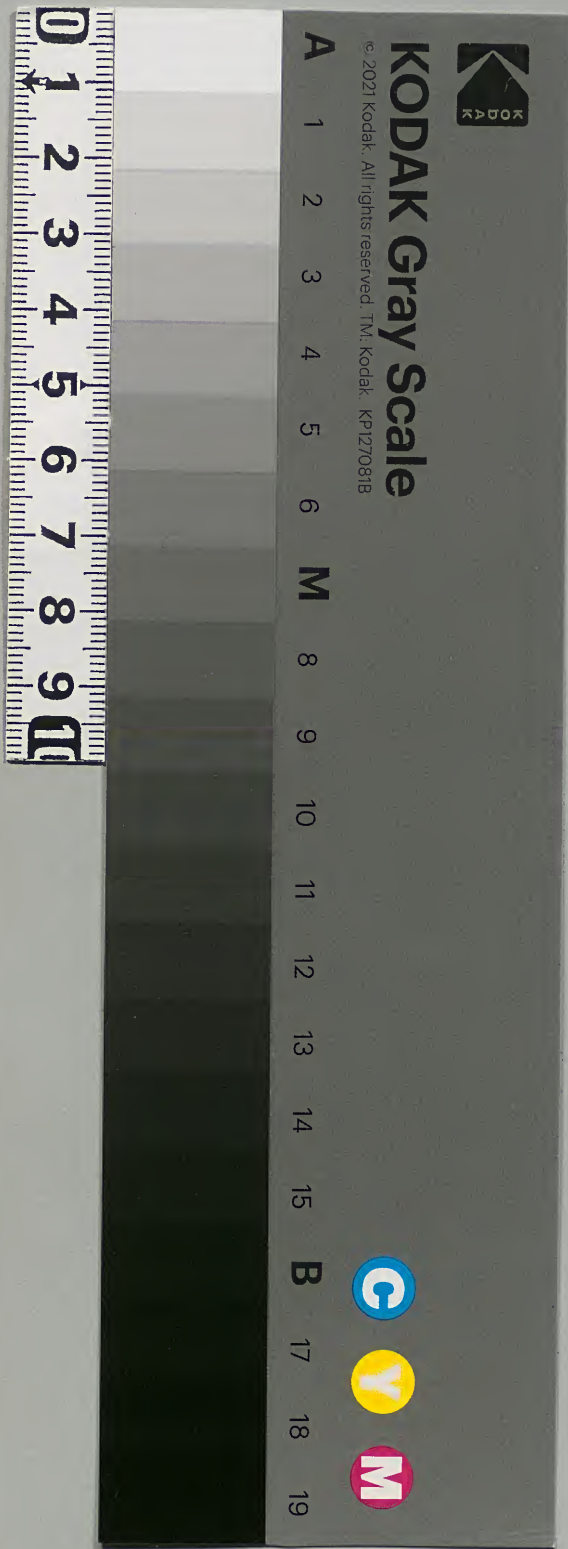


# 丹徒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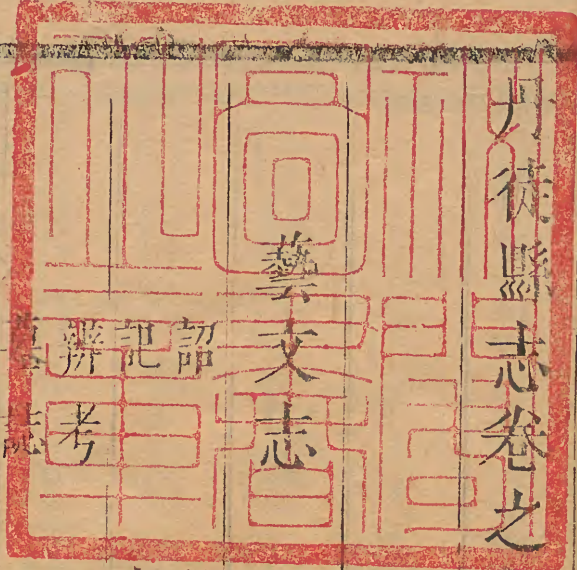
九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483
冊數	20 ( 14 )
函號	奧 167 3





丹徒縣志卷之九



丹徒縣知縣 臣 鮑天鍾纂修

制	序	說	詩
表	書	頌	詩餘
文	啓		
賦	題	跋	
辭			

仲尼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亦綦重矣哉余嘗上下三千年見古之立言者或身屯於一時而名施千古於是知爵賞之貴不足以勝一介之微矣京口自晉都江表世爲畿輔而江山之



勝又甲於遠邇故名人著作於是為多披覽之  
 餘覺昔人流風餘韻尚未遠也而當世貴為卿  
 相競聲色狗馬之樂者今或與荒烟野草同其  
 滅沒而已可勝嘆哉志藝文

詔

答華嚴辭東觀令詔

寶鼎二年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  
 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  
 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說禮樂敦詩書者也當  
 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  
 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紜

加贈檀憑之散騎常侍封曲阿縣公邑三千

戶詔

義熙元年



夫旌善記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  
 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以身爲國旣義敦  
 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跡古人無以遠過近者  
 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旣隕  
 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贈何無忌侍中司空詔

義熙六年

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亾身殉國則契協英謀  
 經綸市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實播風惠  
 寇賊亂後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畧而事  
 外臨危彌勵握節殞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於厥  
 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

幸丹徒謁京陵寬恤詔

元嘉四年

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  
 漢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  
 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  
 悉原遣登城三戰及大將家隨宜隱卹

幸丹徒謁京陵入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爾瞻塗莫從今因四



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筮展罔極之思饗  
 讌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  
 沛永言慷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  
 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  
 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  
 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士墜沒之家老病單弱者  
 普加贍卹

幸丹徒謁京陵大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襟帶江山表裏華甸經  
 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士風馮一苞總形勝  
 實維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  
 回軍民徙散屢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墓舊鄉地兼  
 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  
 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幸丹徒謁京陵大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  
 根本實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繼繼夷  
 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



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於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亾而子孫見在優賜賚之

答徐勉上修五禮詔 普通六年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王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賜漢故隱士焦光明應公詔 祥符六年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  
海恬然頗稱隆平之世邇者染疾未瘳忽夢老人入殿自謂東南隱者焦光持丹奉獻夢覺卽愈詢之近臣曰光乃漢末高隱遨遊天壑洞隱樵山甘貧樂道昔以三詔不起廉節自持雖萬鍾而難移撫川流以自得觀泌水以陶情不但福祐於國抑且惠及於民封功報典理之所宜凡本山田地差役一槩優免有司春秋祭奠以爲永錫之報無負朕意副所願焉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



乞致仕不許詔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御道而遺言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於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即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褚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制

授馬懷素祕書監制 蘇頌行

黃門乃睠文籍填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風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鬱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鎖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可以發揮祕奧詳核異同俾徵荀勗之才更允潘尼之拜可祕書監 如故主者

施行



蘇州長洲縣尉富翱遷潤州丹徒縣令制安王

石行

勅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為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為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表

請加贈劉穆之表

晉劉裕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贊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聖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



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  
義熙艸創艱患未弭外虞卽殷內難亦薦時屯世  
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  
之勲豈惟讜言嘉謀溢於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  
慮帷幕造膝跪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  
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  
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  
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  
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

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  
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濶屯彝旋觀終始  
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賦

白芙蓉賦

有序

唐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數萼盈尺皎如霜  
 雪江南梅雨麥秋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  
 潭不覺隆暑與佳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  
 惟賦紅葉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彿焉  
 朱明夕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畱其好  
 音泛迴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深誠有感於

佛焉

金陵謂潤州城西  
綠潭即放生池也



逝節更新得於賞心是時黛葉以繁瓊英始發搖  
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蚌濯漪暫覩  
其明月復似處子映松遙覲其冰雪煥列宿於長  
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露於葭莢散飛鴻於林樾  
予乃鼓輕柅入澄瀛度柳杞越蘭蘅裴回容與放  
志遺榮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鷗鷺起  
鷓鴣揮水珠而濺葉動波文而抗莖傳羽卮而適  
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  
旣而稍憩川陰暫浮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靄又  
如游女解佩於漢曲宓妃採蓮於湍瀨舒蘊藻以  
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登巧笑之芬芳感佳期之來  
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  
美人以禮防躬銀燐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  
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  
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懸實  
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  
共玩聽高柳之蚤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  
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秋水濶兮秋露濃盛



華落兮歎芙蓉菖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  
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石淙賦

明李東陽

石淙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  
淙及游寓巴陵卜築京口皆以名其所居  
其入而仕於朝出而官於外撰述題識亦  
以空名繫以文字之間示不怠也余嘗泛  
太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槩於心目雖未獲  
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爲懷爲

短賦主於體物敘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  
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聲之應君子或  
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

聳山骨兮峭嶸中潺湲兮水聲初濺涓以汨潏忽  
澎湃兮砰鉤或在遠以疑止恒自昏而徹明感天  
機於一觸衆竊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  
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啼涔之足稱爰有三南  
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名客從南湖而過者  
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虛秀



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之旣升旣弁來游來  
歌興懷於某水之丘寄跡於此山之阿投風景於  
毫芒羗孰少而孰多居士不答如茲淙何又有自  
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漪乎平地抑噴從天  
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以同歸昔子之乃祖  
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改方澗彼而注茲訝  
江山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  
歎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石淙之爲淙也吾  
方手撫鏗鞳耳聞春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

清商挾涼颺以助爽與浩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無  
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乎萬里之流振袂乎  
千仞之巔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邦東坡在黃遂  
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蹟豈三南之敢望且夫石  
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爲激匪徒觀物以適  
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蠲我宿癖滌  
塵垢於七情激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  
體之無息彼羣分而類聚何物非兮太極殆不知  
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攜酒與琴游於



淙上班荆雜坐林歌迭唱北南俱失賓主皆忘慨  
聚散之殊塗顧行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  
不知其所鄉也

北固山賦

潘一桂

粵若稽天地之奇跡蒐流峙之靈區采登陟之近  
玩緬烟霞之靚墟維北固之明雋軼宇宙而稱殊  
爾其欲兩儀以俶基叅二嶼而分鼎展朱方以侑  
障殿潤浦而剪屏吐丹嶂於懸霄樹華闕於青冥  
絕儔黨以孤出軋浮吹而遙騁干雲霄以秀上

日月而虧景密厓屢以鞮窠於險固而延亘爰似  
鶴山拓脉龍嶺騫樊葉嵒族嘯雲驤翠奔賓立於  
南抽而右旋從從僮僮駸駸如鄂如廓爲輔  
爲藩駮駮離奇散而不尋茲山輩之崔嵬靜存乃  
若岷嶓長波荆揚豐瀆日川滙流沃沃蕩蕩颺風  
秋楊桃汎春漲凶瀾暴雪烟瀧駭浪泱泱旣湊滔  
滔斯壯馮夷理轡靈胥采王公蒞禹功弱不能相  
茲山砥之殺其潢漾故共荷英孕越莫湘控漢  
神臯之上扈焉隍江埔河蛇墮劫審則天塹之嚴



阻焉其前則峻堞百雉危甍萬井長防曲蜿采閣  
雄整戶衍人溢烟蒸霧滓山氣相鮮昕夕殊景嵐  
結如波雲成似嶺又有長楊列陣細柳開營尺籍  
伍符曠弩抗旌懸戩植鍛用戢長鯨其後則重波  
浩淵與空蒼然寂寞東邁逝而不遷浮觀蜀岡出  
霧入烟灑渺無際羣象鏡懸乃有鼉鼉來戲魚龍  
所都鮫人卷綃淵客弄珠海狶夜拜水豹宵呼漁  
父榜人垂綸汰艦其左則焦巖圖岫協靈通氣控  
馬爲門披山作礪抗清引濁爭奇貢媚螺黛可拾  
鰲極如蒂其門遐阡矢界近陌牖分開竇引流溝  
塍互輶桔槔不事潢潦爰臻遺秉滯穗滌場維勤  
其右則芙蓉貽佩浮玉標圖通川互經五土交輸  
脉絡雄勝膏衍儲胥凌陸跨津環塗委紆乃有風  
鳴濤答鏗鉤瀾洽海船江舸楚檣越艤隨潮擢槳  
追霞命楫分風其駛交引逆折蛟蜃並流爭馳競  
捷簿靈之險千古所憚乃若稽其上巖則有梵宇  
星臚瓊雲構蔓飛梁垂景香臺切漢危亭簪乎木  
末巨門抗乎霞半廓鱗次以旋翼磴緣空而梯棧



樓絕隣而多景閣懸居而駕岸揭軒廡之窈窕締  
簷拱之璀璨煥金碧而光煜謝濁氣而塵斷於是  
降覽壑背俯循巖陰鮮飈激響淒烟出林怒石昌  
目空寒殷心爾其鬼崖桀壁負天奇出神明所扶  
削成屹立競勢交峭苔駁霜剔奮若相勞齟若相  
惕濤文翠蒸水裂斧劈幽洞沈寥空飈遙集與俗  
分氣營魄載戢若夫榜懸梁日寺紀吳年筇遺方  
竹護引青蓮浮圖范鐵天津吐泉鳳池濯月麟塚  
橫烟贊皇捨宅海岳名顛皆茲山之遺事妙可得  
而稱言也若夫登薄躬以升降閱陳跡之所畱殘  
地脉於赭衣嗤秦政之東游躄新高之近禍爲山  
川之深仇覽策馬之餘塵尋復石之舊趾奠漢鼎  
於談笑寄雄心於鞭弭棲劍氣於瀾魂嚴伯跡之  
未徙慙晉元之一隅繭予幅以自隘恃地險於長  
江置中原於度外雖灑新亭之泣莫軫橫流之慨  
拾遺音於延賞樂梁武之宣游駕翠翳以麟萃分  
象奇而闡幽詠賡和之奇藻蕩妍韻於千秋戲青  
霓之盤珊叅畫板之龍象披研山之靈阜忻裔流



之可仰雖筆墨之欲盡垂典刑而在望嗟乎噫哉  
烟壑長封微音遐逝徒倚高風淒涼伯氣廣武興  
悲牛山結涕傷廢興之倏忽怒波瀾之崎嶇若風  
露之停艸曾不能以須臾諒金石之非固焉榮名  
之可愉周春秋於哀樂積雲岫之欹歔曷若睨蓬  
壺以褰裳披方丈以濡足極浮觀之杳渺抗危睇  
以遐矚往白日之豐暉連榮光於若木存元化之  
端倪迺鴻濛之杼軸原千變於微瞬齊高深於一  
掬流日月於巉巖蜚駿賞於茲谷

金山賦

潘一桂

岷源斥玉輪割涪汶匯沅湘關千流既同百谷來  
宅澆澆焉瀨瀨焉委蛇於后土運元氣而不息焉  
其邇滄瀛而趨於京口也則浩漭潢漾滴澗溲滅  
滄漭澎湃奔訇澎湃稽天絕漢苞巒襄埭馳波跳  
沫怒薄天外於是天紀蕩地維隕靈氣渙神化隱  
上帝東顧爰咨而軫閔焉乃命媧積葭盡鯀竊息  
壤神禹搯鐸巨靈伐掌驅縣圃之秀峒割太華之  
奇岷躩踞崑崙率虬據鰲峙而立乎泱泱爾其峯巒



之爲狀也則歸崑則芳巖解峻峭嶄嶄焉其峭子  
也斧脊劍鏗霞馱雲或嫵嫵焉其韞燁也排駭浪  
以卓矗兮絕游氛而負青天劈滌濤以噴怒兮殺  
萬里之驕瀾基以蛟宮隍以鯨波兮廓遙岸而衢  
奔流苞牛曜以肇胎兮奠朱方之上游負躑躅以  
碣起兮絕氛埃而不留仰天嫪若龍游兮俯蹲踞  
如伏牛肇孕金而浮玉兮錫嘉名於六朝爾其靈  
脉之四協也則肱焦股玉引峴控雩爾汝北顧襟  
帶南圖石渾揚袂盤陀曳裾發蒨貢妍跂踵頰軀

若朋昵以相勞亦綽約以共娛蒼然鱗次稱附庸  
之國琛獻而賓輸爾其灑睇之遙含也則溟渤呼  
吸嗚谷瞳矐朝日夕月互經西東五州蒨天高驪  
刺穹龐崑封闕鞠獍而襲觀兮黔黓揭旋繁亂而  
涓涓欲雲吐雨靚何嫵嫵兮蒼然賓然開陸海之  
芙蓉千薨百雉擁天暫以對峙兮囂囂豈豈烝以  
鬱蔥邇封逖域限南北界吳楚而分邦焉至若林  
開波府浪蹴香城考險列構循危載薨龍蟠繡拱  
霍矯雕楹珍臺彌乎巒岈嶢榭抗乎崢嶸檻騫翥



以翬翔亭夔奕以鸞擎梁要渺以霓起鈴答蠟以  
檐鳴塔尋雲以上出幢干烟以孤停廓四闢以納  
爽洞玄邈以延清乃有璠珉承陛琅玕綵楯玉版  
分輝金繩對整瓊函芝簡鳧稅藻井燦碧鑿黃爭  
燭競耿五色相耀虛外含影日月熒其晶瑩星辰  
襲其彪炳飛廉衙衙而歛轡馮夷輯輯而延頸迺  
景純於雲墟禮頭陀於烟嶺大徹標頓悟之門玉  
帶落箭鋒之穎處士擅響於絕唱蘄王失寇於速  
騁游魂依法以脫波神龍夢游而鑿井信神明之  
所廬而棲心之靜境若夫餞寒迎和淑氣初敷天  
桃揚頰豔杏挺趺柔藍淨綠貼霄而鋪輕颺微瀾  
若有如無於是陶嘉月藉芳辰賓從鼎來羣楫競  
臻銀鱗刃鯨啣鮮澈新旣乃釋舫辭羽躡步巖嶠  
攀躡顥氣登軀林杪躡躡窈窕踐飛鯤軼游  
鳥奇撫雲上異拔霄表崕突兮遠岫之隱嶙而縹  
緲也液瀚兮洪波之噓虹磷日浩漻而瀾森也織  
繹兮吳帆楚纜鳧飛電寫乘波途而踐雲道也爾  
乃經慮滌煩憂捐澈靈液招游仙弔梁衍悲吳權



睨蓬壺睇藥圃恂悅自顧其樂忘年爾其娛樂未  
終流光將夕綠霞盡滅絳雲微集瑤海上月下蕩  
秋汐搖瓊曳玖渙汗滌滌若金在鎔飛躍注射餘  
絢隱見覽不可悉起淒響於江溼泣鮫珠於崖隙  
鍾霏微以烟度鶻驚栖而不息於是爲之歌曰翔  
天波兮擁明月與至清兮並游歇安得冲舉兮恣  
超忽若夫長離南邁融風扇氛爽榭鬱燿里閉如  
焚更簞驟鹽揚炎益熅爾乃逃暑山館招涼江谷  
風穴凝寒陰巖却燠移高蔭之蕭森蔽琪枝與  
木漸水氣之浥沚落飛颺之穆謏汲虛無之青  
斯骨廩而神肅結幽夢於華胥與仙者而爲扶若  
乃濃雲威裊猛吹欬侈波如活山乍伏乍起霆  
箭疾嶽殞電駛散類天裂合疑地北飛沫搖岑  
澤刷岬欹檣側帆倏忽生歎乃有怒龍愁蜃水馬  
闖犀陽侯海若雲君霓師揚鬣鼓浪掉尾卷漸友  
風子雨妖譎多奇駭心駭目悚息而崩摧信茲山  
之雄快兮變昏旦以展媚隔視聽於域表兮棲神  
明於天際雖靈跡之冥昧兮猶夜浮乎金氣願違



世以蛻駕兮脫人羣之戰競向白雲以獨航兮濯  
靈腑於中灑

焦山賦

潘一桂

噫噦猗哉造化之迹恢蕩榮霍而多奇何波之以  
滄鬱灑灑之滂流兮迺嶼之以孑矗巉崿之鬼巖  
第駭其巉崿怒石偃蹇而負波兮不知其孤根千  
仞削立而爲之基捍百川以爲砥兮奮躩踞於良  
之涯崩濤沸浪突以泊潏兮吼雲裂雪滄幻之  
洶洶洶灑灑濯激而成音兮浩若迅雷之下乎太

嶼礮激礮澗濬濬以高厲兮浮活叛散千變而難窮  
謐茲山之靜專兮屹一蒂而奠乎其中鎮噐厯以  
寂立兮聽羣響之相攻迴秀壁於蒼眉兮若斷雲  
之忽停擁危峯之縹緲兮照霞彩之孤青變昏旦  
以異態兮靜突突而含靈爾其未討夫幽微也固  
已鏡翠標而色爽瞻靈際而神醒矣若夫飛駿踟  
以遐矚蕩遠眸以逖覽透空朦而送目紛指點可  
判則有鐵甕南張廣陵北列瓜渚西控圖汝東揭  
靈洲綿衍北固頽頽金玉襟帶可賓而接雩象服



肱可梁而涉二嶼贅以附庸若雙星之旒綴紛展  
采而振秀環獻娛而貢說爾乃凌喋嶸之崎嶇探  
谿嵩之窈窕泄飄鈴之浸淫剔巖突之夭矯則有  
堪崑封闕棧石纒基星壇雲洞翠巘玄岬孛爛鬱  
蔥蒨何離奇分背寒暑別成陰曦歆兮若危正兮  
若端冕而黼黻乎威儀疊兮若縲結而雄雌翹兮  
若玄鳥鼓翼蹙縮而將飛幽兮若宵眇而難窺峭  
兮若妖姬揚袂而招所思瘦兮若蛟之泣於玄谿  
臥兮如嬾螭如伏犀溪兮若斧劈劍鋒棧齒而  
靡又若怒龍慙屈紫鬚而羣嬉信靈造而天琢兮  
開水國之千華頰煥詭以難寫兮散奇照於江波  
乃有琳宮梵寢扶臺列榭烟房互出雲構儷亞彌  
崖布麓虹梁星駕轆轤窳窳飛鱗藉者三十餘  
所莫不延袤礪壑枕椅烟巒寥寥兮停靜翼翼兮  
畱寒朗月濯兮幽梵冷解颺激兮疎鐘闌亶息躬  
之深境而玄邈之遐觀也乃有蒼松黛篠壽藤文  
木嘉桐井立名蘼櫛簇碧桃向日而千笑丹桂迎  
秋而一香鬱春華於石罅頰夏彩於巖曲葉舒帷



以暗岫花張態以媚谷艷鞞鞞以陸離繪清流之  
郁郁於是漱丹井度松門躋露寢叩仙闈式寂寞  
之蝸廬仰三詔之清芬跡孤棲於一壑心獨玩於  
千春保清妙之自然繼羲皇而一人嗟若人之焉  
往慨斯理之空存攀垂蘿而遙待臨逝波以興言  
懷前修之彷彿薦江籬與芳蓀拂皺剝之莓苔尋  
邃古之遺墨胡霹靂之興妬割靈文於峭壁嚼潢  
波之澆漚蝕奇跡而荒泐傷胎禽之靈壽修厥算  
而紀千乃同凋於秋艸臥孤塚於巖陰罷長吟於  
華表辭淒響於鳴琴撫沈碑而永念重緬邈而哀  
心爾乃捫虛梯漢步霄軼景登驅千仞憑高散賞  
吸清氣之無垠眇獨立乎雲之上鏡烟花之駘宕  
擷秀色之莽蒼耳目曠而下之氛靄闢而空朗渾  
一碧於清微若咫尺乎崑閬倩神飈而騰之翼雲  
輻以孤往信焦傅之可朋何世塵之足網嗟鶴駕  
之罔覲悵徘徊而恂恍飄輕颺之四動灑風露之  
高寒遞江滢之悲響興瑤水之微瀾忽飛光之遙  
濺湧明月之在天罄千頃而雪照映星河之倒懸



宛珠彩之可拾激靈瀨而空傳遺餘玩之無窮願  
逍遙以永年亂日洪波東會困淪滕沸深不可測  
兮奇壑孤停扇貞濤面與濤敵兮穹崑傑壁含霞  
畜翠割陰陽兮長松標韻叢蘭寫芳表幽光兮朗  
月透林淒風鳴谷若有人兮望而不見廓落四顧  
魂馮馮兮裁氛却滌抗塵寂處天之私府兮揮手  
人羣銷聲削影玩終古兮

北固山賦

皇清湯寅

涓長江而東驚截堆琦以孤稜負崇構而傑起峙  
削劣而嶠嶽緬張氏之行役云托植於金陵乃其  
指天目循迴龍紆京峴而右剗稱別嶺於鮫宮跨  
黃鶴而南浴凌寶蓋而西雄汲天津之伏流圻海  
涵之冲融迅風切而落響旭日起而升紅邈飄飄  
於紫烟蹴磊砢之高松挺萌臺之妮妮沾流泉而  
灑沫漾颯遷之疎鐘恍四山之鏗答顧青螭而依  
依遂憑堦而造闔曬蒼蓋而何象儼白榆之可刻  
爾乃杖金策側角巾侵蕭瑟之寒曦納亭臯之芳  
春採江蘋而斜渡蹙潛波而渙鱗經吟啜而躑躅



俄陟祖而無礙始凸悚而坳驚漸虵蜷而縷曲拂  
半天之胎禽攀九垓之仙躅遠嶧微而迎茜石路  
欹而銜綠樓臺冪而高騫諸峯迴而起伏其前則  
千雉萬堞綺錯鱗次伍兩雲屯翟葆風厲千畝之  
塵五都之市白地統緝珠琲瑀璣肩摩而田甲輪  
金拂袖而隱之懷覬隱隱輪輪澀嘉紆刺大胥之  
所不能名隸首之所不能記芝楸繡桷麗厥芸堂  
轍轍乎其干霄視禳寤而逃方鳴鐘食鼎淇園玉  
圃雜卉歲繼以疏途叢英阿那而分戶彫組靈

留賓歌舞嘗瓊禾而詎甘進臞螭而停箸七盤  
而近郁管絃嚶而遐赴延郭蔽郭朱萐碧抽荆杞  
荒原而隆翠溝塍界路而承流橫唐顏之青蔥俯  
孤華之雕鏤其後則多景之樓清暉之閣枝岸峇  
而交撐結磔妮而如托瀾漫轆轤焉神愕曲磬  
盤根於虛空神鷹奮飛而下掠窺望江之危亭並  
蛾眉而依約吳檣楚舶于山之阿前迎後距擊汰  
揚波集布馭而櫛櫞眠颯霽於盤渦玄冥蕩日颺  
颺風多亮朱明之不燠宐披裘而婆娑朝暉夕



旁睨邪眺絢雲霞而作壁插曾濤之浩浩潤烟生  
而遙颺混太虛而島滌西則皓旰歛艷浮玉相望  
竦重巖於波底壓消泮而爲堂東則焦岩蒼茸彷彿  
乎懷襄嵌霧樹於飛滂漭駘碭於中央惚兮惘  
兮邴乎湯湯微曲江之鉅麗控海門之微茫其左  
則殷殷繹繹坡陀直下隱弁之丘曠曠之野崇岡  
列而崑嶷平林澗而瀟灑道安遁跡宋玉誅茅製  
龍經而泉沸企曳尾而心遙承密葉踰爲幄權蒼  
松而爲橋脊乎翳蒼畫爲阡陌乍芊蕞以沃

堀堞以求索忽截業而高緣捫剝施而低迫間境  
倬之田疇或沔淪之大澤藏籬籠而有人帶修巒  
之重碧嘉樹列蔦蘿延倚窳崑傍潺湲宛虹亘而  
翼張礮瓜剖而星繁鍛浮圖之崢嶸見圖汝於東  
軒信恢良以儻闖湖句曲以相纏其右則岷嶺分  
派波濤南析川迤澹隱霜葦風菰噲乎其隅湜乎  
其室捷獵馭蔓亭跨榭積濟濟鏘鏘馳轂擊斥  
闐闐之紛紜肆警繆而相適歸蒜山之晴雲停酒  
罌之勁翮走馬之澗碨乎中開隔四空而闕跡巨



靈琢其崔嵬狀摩谿以崆峒驚曠睽而徘徊扳葛  
而驚條掛雨捫壁而濕霧縈苔仰礪礪之若墜頰  
窟窕以頻猜慄惻惻而屏息蹠硤礪而成雷怪石  
帷舒乍前乍却黦然而鑑曄然而鏗岩嶙嶙响躋  
空欲落礎稜稜以敷青叠礪礪而獻萼披半角而  
垂鋏倬芙蓉之初削羅衆卉而脇生被蔭峭而猗  
靡不根而絳不土而宐叅高綠而先霜糝卑紅而  
晚滋其上則列剝言言鬱紆曲布事存天監名仍  
甘露衍峴甍以儻莽環堞霓而鞅度鏤粲有啞藻  
之鱗碧題有不凋之樹棋椽熠其斜錯枿栴詭其  
拟扞廳廡宿月金輪棲霞纍石仞其基璠珉攢其  
堦叢篠被其閭櫺檣杙其隈煨燭爛而蹇產傀欄  
梲其兼該軼摩伽而遜製其般爾之能裁堂則雷  
音護勅實實翼翼弘綵繖而翬飛揭離樓而並飭  
亭則鎮海臨江居山之陽懸旅楹於嶮岫敞磊落  
而磅礴其他曲檻煥房填摛丹飾詭形而殊狀者  
不可殫述出柳溪之遊鰻懷北軒之暮笛法序第  
而增高月潭澈而清列鏡嵩丘之鏗鑿入江聲而



爭急鹹辛易候物昕異態耕欄燁暑雨扇陰榿倨  
艷陽而呈繪丹楓悽其憐惻樵枯簌其晚藹花餘  
四時日饒崎昧鴉鳴則戒夜而鳴鷓鴣則葉底其  
背他若六雲縈盈而溢素蝶竦霍蕩而吹帶赤松  
匿景而垂絲織阿馳輪而眩采氣候芘其易變歛  
故更而新代其下則培塿東走落景西明歸層櫺  
於石壁勢縱雙而究升面翠蘚以啓牖接倒樹以  
安亭幽篁觸砌而蔓玉菡萏灑露而鋪星虛洞  
香而中窈鳳池含藻而波澄雨華垂青海岳泮名  
纍以密檜圍以山櫻激流植援滙爲清冷文以翡  
翠聲以和鶯援鳩鵲之孤嶼飄琢玉於遙汀任公  
詹父艸樹爲廬乘舟容裔風水當居挾素車與白  
馬羗魚師而自呼騰森漫以天浮沓淵濶而卑趨  
設罾罩施罾罟鯉鱖鱠王鮪彈塗鈎必逮雙網  
必盈觴潛鱗爲之駭徙天吳爲之欹獻估客之船  
落帆之浦登槳聯篙明滅洲渚沙揚標其奄忽楚  
岫濛而霞吐鱗堞之田多黍多稌旣腴壤之浮浹  
况編町於茲澣胡炎燁之鑠金折江流而爲雨眠



碌礪於雲根理耄鉏於繁楚秩秩斯于講武之堂  
製弘敞以窳窳映蘭薄而襟江希丹浦而存戰式  
河魁而制防吉日維于干戈威揚於是獲焚鐵杖  
之倫曲踊超距之士徃集洶湧魚服象弭驚帆逸  
足照夜驟耳金鍍飾而濩畧桃花縹而千里乃踰  
唐陂導坑衡彎青檀而彌環奮軒磴之驚霆百金  
命中貫月穿星璫弩其臂鐔并舉旗格猛其徒如  
林足以讐海若憐百靈耀五兵於設險榮李花而  
迄今若夫衛公之栢車蓋無存明皇之像遺真也  
護物既往而代非愴靡微而不遵僧繇探微是爾  
殊繪吳生擅塲妙麗神會踐狼石之如羊夢升眠  
於蕭艾悵典午之更非感孫劉而一概九陽屈節  
有鳴倉庚於以修禊于江斯清于京斯依影然華  
纓載忻載燕鼓琴吹笙亦有嬈如妓好先施陽文  
細腰善涉其從如雲曳阿縞之纖袿髻綺紈而夕  
熏娟眇閨而徙倚袍虬費之閨閨婉徐步兮禊禊  
樂莫樂兮青春然則茲山者綜其所宜而程其  
用首藉藉於過江永神臯之均重徒觀其山形而



勢嵬壘岬嶮修竹良材參差櫛矗足使甯封頤神而不返支遁布金而存朴總二善以同歸陋穢穢之往復至於地非金闕夙標名勝謝玄鈞鱸以冥志令則凌雲而寄興米顛托病以栖閒客兒紛遊而竊詠美令軌於曩賢寶青丘而並競若夫闔風層城峩峩積雪香鑪恒霍之奇女几天台之別離名羨於山經終險巖而遠僻未有聳城闔而邇峙攬曲涯而吐納果擇勝而逍遙庶茲土之尤絕

辭

邃菴辭

明李夢陽

石淙夫子舊居京口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鄉邦士樞衣講坐下然自恨限于勢分未幾竊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業以立于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以自棄乃作邃菴



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樓宇葺棟兮在下水瀉瀉兮溜渠蘭蕙蕤  
兮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爲兮  
閉寂窈芬楹兮參差蔽修櫳兮連延錯瓴甃兮委  
蛇穆空洞兮內啓豁連隅兮外直回菴前通兮嘉  
樹後植邇莫可探兮遐乎可卽匪遠曷名兮厥惟  
菴德菴中兮何有玉佩兮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  
心邇我人兮可采可櫛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亦  
惟兮翠幃菴中人兮西游斗暉暉兮晝揭嶽嶽  
兮夕秋予邊鄙兮賤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牆兮  
未麾矢貞心兮當保



記

金山寺重建水陸堂記

宋曾鞏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  
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  
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  
夫金山之以觀游之美取羨於天下非獨據江瞰  
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岸  
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  
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



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於今未及也則聞夫山之窮堂奧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辯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能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余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余之所感者寓焉

淨名齋記

米芾

江山萬里十郡百邑繞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剏雲霞出沒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



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  
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  
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冷之巖巖蔚起筆山之隙  
岩巖雙聳五州之外嶒嶸千疊黃鶴竇勢珠捧於  
豆長山異氣龍轟於天晨曦垂虹時媚於左長庚  
纖月每華於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羣於西乳  
而秋畱於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  
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障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  
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

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旣濬  
旣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  
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  
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  
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槎葭葦椰鳴而簷何投  
餌洪鍾動而飛仙下疾飈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  
水怪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  
韻松兜羅密而靈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  
恍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



而仲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  
云京塵汨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  
寄京口滿牀圖籍鑲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  
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  
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與公之與余同  
此樂也自筆藏爲圖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  
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月觀記

汪藻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  
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  
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  
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  
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治始於晉  
王恭之時由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峯  
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  
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  
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  
觀瞻於譚笑之頃旣府寺間井鳩集經營悉復其



初始暇皇于游息之地乃卽月觀之址輯而新之  
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有也前此頽薨圯  
棟蕪沒於蒼烟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  
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烟翠復得於几席之  
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樽俎之前如客  
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  
力能如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  
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西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  
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

望之其東曰海門鳴鑿子皮之所從遊也其西曰  
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  
之所築堞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  
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寇之  
未會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  
其胷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  
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  
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闕人多矣而山  
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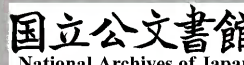
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  
月觀與季高之名藉藉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  
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  
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

城隍忠祐廟記

陸游

漢將軍紀侯以歿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  
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  
子駐驂吳會收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  
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

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  
以於然實有靈德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禳禱昭答  
如響紹興隆興之間北兵入塞金鼓之聲振於江  
甯而吏民不知所為則惟神之歸雖北兵畏天子  
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蔽  
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  
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  
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  
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為兩浙轉運副使右





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  
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齋莊恭致上命神人協心  
霧雨澄霽雲風肅然來饗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  
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  
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  
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  
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  
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爲  
羞

丹陽館記

陸秀夫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  
命守臣鄭滋建之於是和議旣成館是用作中門  
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  
衛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爲特  
鉅屋與歲陳廩廩將壓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  
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刑顧謂是邦江  
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輶車驛騎  
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時之士乎七年



春乃一大修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甃瓦石厥  
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勗畧等  
而其鉅也加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  
也盍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  
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  
汲汲焉繕修是務衰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  
蕪堂廡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  
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  
道之衰也久矣公其工於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  
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呼古之所  
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修其可以弗記公名  
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  
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宐特差充京湖制  
置大使司主管機宐文字陸秀夫記

拙菴記

明宋濂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墜  
不華僅禦風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卽徒  
步歸晏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



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採援木以升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啓目顧視莫達其盲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頹泚人之所諱余不能出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恥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奧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善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爲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狸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躑緯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旣



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宵乎  
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  
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  
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敘有政  
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旣亾本摧末弊秦  
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搔類  
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  
以獻簪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  
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  
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  
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必巧於天蘇  
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  
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  
言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  
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世誦古人之言而  
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  
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至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  
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重修褒忠廟記

章 縑

宋忠州刺史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知楚州魏公勝及金徒單克寧戰於淮陽無援歿之詔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立廟於鎮江府京口鎮錫號褒忠官其二子重夙節也年代既久廟乃隳本朝正統中郡守郭濟乃重創而歲祭之天順壬午郡守四明姚堂見是廟復壞乃捐俸倡募冠帶義民丹徒孫敬助貲葺理經始於是年秋八月甲子落成於冬十一月癸巳於是中堂後寢前門兩廡齋堂庖厨一時盡完復加繪神像重立外門而繚以周垣規模氣象煥然可觀將立石爲碑走書徵余記而銘之以垂永久余按宋史列傳魏公勝字彥威淮陽宿遷人也當金人之亂二帝北狩高宗中興孝宗嗣位志圖恢復之秋張韓劉岳諸將用兵竭忠報國角力恢復之際公生於此時多智勇善騎射召募爲弓箭手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南侵將籍諸路民爲兵公躍曰此其時也乃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



軍諭以忠義遂復海州擒其郡守高文富權知州  
事自兼都統制而熙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  
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廩犒戰士紀律明肅如宿  
將益募忠義圖收復遠近響應得兵數千聞統制  
董成謀取沂州又謀知金兵至遂入沂州巷戰殺  
其守降其衆三千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  
兵萬餘攻海州公出兵迎戰於新橋大敗之殺鎮  
國軍聲益振傳檄山東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被金人圍砦首勝景告  
急公提兵往救陣於山下遇金人伏發以伍百騎  
圍數重公單騎以大刀馳突四擊陣開復合移時  
被創冒刃出圍馬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砦中絕  
水公默禱而雨作又度金兵必復攻海州乃間出  
砦趨城中金兵果來公出戰皆捷爲矢所中自鼻  
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主亮舉兵渡淮分軍攻  
海州公與沿海制置使李寶帥舟師邀擊于膠西  
之唐島又獲金兵之在舟中者殺其將鄭家奴等  
旣還爲捍禦固守計金兵又來攻城公開門諭以



逆順單騎往逐數拒却之始奏功授閤門祇候知  
海州兼山東路都統制招集山東忠義激厲士卒  
竭力捍禦金兵至望見魏字旗卽走又厚遇金謀  
者及恩惠來歸人自山東河北歸附日衆金遣山  
東路都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公率衆合李寶軍  
大破之金又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  
攻海州公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碓堰鏖戰殺  
數千人拒却其圍城之兵又大戰斬首不可計轉  
閤門宣贊舍人先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  
路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後被讒于督府罷其職旣  
而知其誣復之仍遣還海州鎮撫改忠州刺史公  
在軍未嘗一日懈弛築城浚隍塞隘恒如寇至又  
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乘載輜重行  
止禦敵進退俱利上其制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  
焉孝宗皇帝隆興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公知  
楚州時和議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  
詐稱運糧往泗州自清河口出欲入淮公覘知之  
身率忠義士拒于清河口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



帥生兵至公與之力戰告急于都統制劉寶寶不  
之救公矢盡謂士卒曰我當死此遂中矢墜馬卒  
年四十五事聞詔加贈謚立廟祀之又官其二子  
郊忠州刺史昌承信郎復賜賚之於呼臣子負忠  
勇之氣報君父之讐不幸失援而罹死難若魏國  
者人豈以死視之哉將事之如長生焉何也以其  
負正氣全正理于死生之際雖死猶不死也如歷  
代死節之臣翟義死於賊莽卞壺死於賊峻顏景  
卿死於賊祿山顏真卿死於賊希烈張巡許遠死  
於賊子奇段秀實死於賊泚岳飛死於賊檜與此  
魏勝死於金皆爲國而罹死難者蓋以君父爲天  
之經地之義民之葬而臣子所當致死以報之者  
也是以寧死于不幸而其忠憤痛切之心天理民  
彝之懿足以感動後人使之廟祀竦然起敬凜然  
如生雖至於千萬世之遠事之如一日者此人心  
之所以不死者也於呼其烈矣哉銘曰金人猾夏  
宋室中興忠臣奮勇創義興兵敵王所愾恢復邊  
城遠近響應赫赫厥聲招降救難莫之敢膺屢敗



厥寇爲其背盟戰弗顧身竭力推誠屹爲保障長城可名議和中沮猶力戰爭不幸無援歿於忠貞綱常正理於此不傾天經地義日月同明贈謚立廟世祀其靈一時之歿萬古之生

京口靳氏祠堂記

李東陽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京江靳君充道謂予曰貴之喪先通議府君久矣自入仕籍十有餘年丁母范淑人憂歸先人舊廬已孫於從兄乃搆城南地以居首營祠堂于正寢之東前復爲堂

以爲享餼之地名公著作有及于世德者皆刻於壁之四周又前爲兩廡東貯祭器西爲致齋之所經始於正德丙寅之冬落於丁卯之春凡五閱月而成祭之儀一準文公家祀如不作佛事不用楮錢之類關大義者皆不敢悖而亦有不能盡同者若四世之位以中爲尊蓋用生者之序亦先人之所嘗行者也每朔望行參拜儀餘日灑掃則令子弟將其事蓋慮其不繼或至於曠也器用今制品用時物若古式所具者亦兼用之以存其舊不敢



廢也奉先考妣遺像于堂之東室俾更世之後主  
以次祧而此像存焉蓋念家所由起而因以自私  
其親者也置祭田百畝於瓜渚出其餘以周宗人  
又推以贍母氏之族蓋本於勅葬我母之恩亦母  
之望于我者雖非治命而亦不敢忘也嘗慨夫世  
之庸人愚婦禮佛飯僧以爲報親者固習俗使然  
亦以吾儒祭享之禮不行於天下彼其哀慕孝敬  
之情不得不於此乎託使儒名而禮學者皆行於  
家而成教於國習久而人自化之亦庶乎無惑於  
此也余聞而歎曰人子至於親無所於報惟視其  
所得爲者爲之生則盡養歿則盡哀如是而已矣  
顧養有窮而哀則無窮慎終者止於一時而追遠  
者及於累世世世而傳之雖至於無窮可也聖人  
恐人之忘其親故制爲祭祀之禮又恐其泛而厭  
也而爲之節服止乎三年數止於四代儀文器度  
皆有限而不得過夫然後可以常行而至於無窮  
古者官師適士而上皆有廟中世以降廟制不修  
乃有世家庭臣朝廷爲之立廟以愧其心者朱子



之作家禮蓋首建之又謂世遠俗異畧爲斟酌以  
求其可必行顧猶有未成者延及於今非獨此禮  
之廢而習俗之異亦已甚矣非大臣君子蹈行而  
振勵之其將誰責哉靳氏爲江南族望高祖諱實  
曾祖諱誠自元季入國朝皆隱弗耀祖諱榮以行  
義聞考諱瑜爲溫州府經歷廉慎有才畧皆贈通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而溫州尤以遺愛爲邦人所  
祀其世德所從來遠矣充道碩學慎行考古禮稽  
時制修譜乘以合宗族祠堂之建蓋竭志極力而  
爲之者故雖細事末節必審而後定非苟爲旦夕  
計也爲子孫者慎守而善繼之由堂構之務以盡  
蒸嘗之義移孝爲忠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君子  
之澤其有窮乎充道繼以記請因述其辭識其所  
爲作者又爲之詩俾祭畢而歌之以爲旅酬之侑  
云其詩曰我生有身吾親何之我居有廬吾親曷  
依我食我飲必先醴粢我繒我帛必陳裳衣我有  
新堂可烝可嘗茅沙于陰薰燎于陽有誠則神豈  
幽弗明神盍斯來子孫在傍揭揭徵君嚴嚴郡幕



勤勤舊業先世有作祠堂峩峩既樸而獲祭田芄  
芄既播而獲有虔祀事惟愛惟慈源源世澤百世  
無涸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  
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  
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  
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  
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  
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  
廓之間曰小峩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  
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  
者為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  
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  
安往而不得主耶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  
佞少幸從公遊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  
之丘曹溪之溪螳蜋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  
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岸菰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



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耶顧卒幽抑不見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徼顯名中外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匡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耶憇不佞亦公之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楊元性初冠禮記

靳貴

正德癸酉秋九月二十六日辛卯今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邃菴先生楊公冠其孫元於京師寓第先期卜禮部尚書東川劉公仁仲爲賓東川辭公遺介以書固請東川乃復書如所介至期詣公第禮部員外喬宗本大爲之贊兵部主事于湛



瑩中侍公爲擯其諸執事則吾潤孫貢生瑤克焉  
朝紳大夫來與禮者吏部侍郎敬所蔣敬之東沂  
王廷采禮部侍郎悔軒李希賢甯菴吳克溫暨尚  
寶崔少卿世興李司丞繼伯皆盛服嚴恪貴以門  
牆義切雖孺子懋仁亦辱召隨侍觀禮其三加諸  
儀率遵紫陽朱子所定有弗能同者冠裳帶履參  
用今制蓋儒巾襪衫絳靴實今諸生釋菜之所服  
故於三加用之亦古禮彌尊之意也其祝詞始加  
日月維授衣卜曰孔吉振振公姓始加元服小子

有造敬明爾德以介眉壽錫茲祉福再加曰  
於差月維其吉俾爾戩穀載加爾服淑慎爾止  
儀不忒於萬斯年宐其遐福三加曰維茲令辰  
濟多士成加爾服以燕翼子介爾昭明必恭敬止  
永觀厥成用錫爾祉醮曰爾酒旣旨有飶其香拜  
受祭之以定爾祥受天之祐中錫無疆字冠者曰  
禮儀旣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古訓是式髦士攸  
宐服之無斃我求懿德永錫爾極曰元性初甫亦  
與古詞不同然紀事錄實重成人之責則東川尤



爲合禮雖不同猶同也當是時公以名德重望爲世儒宗一言一動四方則焉矧當令辰舉嘉禮斟酌適宜儀物交盛東川又以大宗伯爲重賓凡與斯會者又多名公鉅人賓主終事肅肅雍雍無有一愆于度宜其觀者動色聞者興歎咸以爲斯文盛事絕無而僅有也於此可以見公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副天下具瞻之望者蓋有道矣元甫成童行古禮作止應對彬彬可觀又可以見公之家教有素而元器之成就不可量也冠已

川旣爲字說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又爲箴勗之其辭有云名爾者祖字爾者賓祖名從乾賓字從仁其則不遠慎書爾紳蓋以公之勲德東川之學行願之也故并記之不敢遺且以見冠之有箴自西涯公始也

鎮江丹徒縣洲田記

唐順之

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萑蒲鹽蜃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



爲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爲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爲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爲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能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爲私鬪甚者構亾命挺矛稍隱賊公闕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結絕故洲之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爲瘡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旣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僂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諭於衆曰吾欲祛兩害以



與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廩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啟奸而人以缺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歛重歛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敝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歛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瘵是蘆洲之果爲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衆謹然曰

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爲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畧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戚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爲故事邑人旣深德侯而恐



後之人不能守候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日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爲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一千九百擔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米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美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爲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一千七百擔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美藏其美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美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擔有奇其織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其存林侯名華宇廷份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薛應旂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



至周大備惟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譽髦比屋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斯其最盛矣逮後田卒汗萊青衿佻達狂童游士散在寰區家各殊尚人自爲說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憂之設教東魯弟子藜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干祿又何怪哉漢元成間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遂增學宮弟子不限員數卒

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乃不能繼曾謂處得其道而若是耶維茲鎮江實江東首郡而丹徒爲之附邑故各有學而田則未置惟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自給乃莆田林侯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隱具恤置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寬常賦之徵民旣鼓舞樂利矣乃復因尚寶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千二十九畝有奇計歲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請諸撫按



諸公咸如其議提學御史衡水楊公宐懼其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侯因屬記於薛子先之以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遂次其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孔子孟固當自興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罔不爲之王子慮矣立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之于學也猶農人之於田也二三子果

能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則窮可自養達可兼濟而茲田之裨於學也不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將不負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真古淡切近精實每聽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嶽書院闡明體用之學諸郡聞者莫不颯然嚮風而况親炙之者其忍負侯也哉昔文翁守蜀而諸生比於齊魯安定教蘇湖而四方皆知胡公弟子吾



丹徒縣志 卷之九 上  
茲有望焉矣然侯治行卓議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其筦鑰出內者亦自當慎乃攸司必無旁落下移之虞也余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爲吳峯先生云

季子廟記

茅坤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卽今毘陵去丹徒二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伏臘爭走之以禳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隸鄉大夫吳公所爲別業山之隘巖甚公間請有司改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游晏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餘祭之四年又夷昧立十七年而卒



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  
昧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弒之由是言之  
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而  
徵存亾攷小大蓋浸浸乎有禮矣弒之事未兆也  
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去  
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與曰春  
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以力相攘而成篡殺之亂  
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於商得太  
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百年而後季  
札者出紹明泰伯之風彼其屣視于乘之國而世  
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寵澹然無所緇於  
其心冷然若蟬之飲露而處焉然後能舉而蛻之  
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孔子惡乎不與之哉使  
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哭其歿而題其墓也然則  
傳春秋者妄與曰蓋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  
間而何以服其心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  
相與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  
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



文王使當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歿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一日朝泰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自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彛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仲子之義以及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諸樊以爲父之遺命蓋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冊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彛昧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彛昧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窮而逃焉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陰拱而議也况闔閭之雄狼其於公子僚鼠畜而夫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弒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內外之釁而季子猶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



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囂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楚而內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辭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亦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辭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蓋已早諒之矣季子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之去當請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彘昧之立也必當以闔閭歟

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言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篡弑也彘昧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內無所處以授彘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乃欲默然以去嗚呼晚矣予故竊謂季子非不當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盡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終才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矣其履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爲然因書之爲記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姜 寶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旣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一其爲民賜益大畧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歉以請得

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  
四而已公爲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漑矣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卽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



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  
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田少  
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  
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倉金共五千餘充  
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  
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  
而又虞里胥者藉饑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  
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  
則責令代之輪彼方以代輪爲病已故悉檢以聞  
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也  
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  
間者未遍也於是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  
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  
告者並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  
者執符以受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  
貲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  
以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  
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



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而爲疫癘之患旣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予嘗謂救荒如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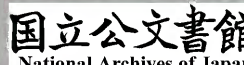
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臟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至難濟何其善處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安得不思公予亦以安不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爲盧扁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漂沒與山田赤地同又



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  
 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  
 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  
 而予所記者荒政也故荒政外不及云

張王廟記

潤祠山行宮自漢建武始蓋舉以德庇民禦災捍  
 患則祀之典也厥後或修或起靡得而詳迄於今  
 則歲月滋久漸就榛蕪矣乃神之精神赫赫行天  
 而相與尸而祝之者不以祠敝不舉余嘗一過祠  
 下瞻仰之而愀乎其有感焉人依神神亦依人廟  
 貌若此且蔑以妥神靈而何有於民甚非崇祀事  
 軫元元意也余於是先郡民言之邑令姚江張公  
 公憮然曰吾志也命邑耆唐道桂殷練總其事亾  
 何張公遷汶上龐公來其治事如初而郡守王公  
 貳守于公郡倅唐公王公司理張公咸俞可之工  
 始於萬曆壬辰十月泊甲午而後乃畢工祠之前  
 因澗為池而跨其上橋之北為石坊玲瓏巧繪為  
 今日之首創坊左右築垣而丹墁之進列於堦而





上祠之正門在焉左右各屋三楹一爲文昌一爲  
武曲蓋大比輓漕皆得禱而後行武曲祠下爲觀  
音閣爲施茶蓬後爲衛生祠各三楹正門中入甃  
石爲甬道爲月臺左爲化紙爐右碑亭中央新構  
獻殿戶牖軒豁丹青絢采上則正殿舊址而修飾  
丹堊視昔有加焉殿左右各有小殿新廊左則舊  
爲瘟司殿新則爲玄壇爲和合爲郡邑生祠右則  
舊爲劉李殿新爲龍王水神爲招財利市爲本鄉  
善人祠其工鉅而費不貲蓋仍舊者什一而通柱  
所勸募以從民情者什九自是神之廟貌一新且  
益得以罄其禱祠之精誠而豁然通其志於神也  
余聞之神生而立壇禮斗功成上昇雖出於一時  
傳述之口無考信然歷唐宋以來上之褒封崇祀  
下之血食禱祈千秋一日其必有貫千萬世千萬  
心不朽之精神在不然祀之舉於鄉或興或廢或  
香火一時而湮滅後世縷縷不可指記也何獨神  
之尸祝俎豆若是之久而愈新也哉倘所謂福國  
祐民者將在茲乎則余之所以無斃於神也者又



在宮室崇後之外矣夫道桂能妥神以跡而我輩  
 能事神以心庶幾乎神之精神孚格而一切水旱  
 盜賊為吾民患者永永其無逢也斯無負於茲舉  
 云是為記

張氏賑饑記

劉觀文

今上御極之十六年江南守臣以奇荒告江湖水  
 溢千里洪流而高岸赤壤三時失雨寸艸不茁斗  
 米一鍰男婦僵仆者日以數百計天子惻然下詔  
 蠲本年本折色錢若干特遣省垣臣賫帑金

振又允計臣議開事例以勸好義出粟至三千石  
 者予兩殿中書千石者予署丞及兩司幕官仍令  
 有司旌其門吾邑則紹南張公首應詔為廠於城  
 西之四區其地距城百里許近三茅之峯素稱山  
 瘠人尤獷野易為非公請於令曰不亟振且為盜  
 幸有餘粒當傾庋以安此一方不煩公慮也時值  
 仲冬陸運米千石以往費倍於他地而一切薪水  
 工役鐘釜杓箸之需又皆手自區畫朝夕拮据如  
 經家事婦女孩穉別置一廠先於男子疾病者為



具醫藥無衣者爲製絮棉凡五閱月至庚寅之夏  
麥登場而後告止公之倉廩如洗矣計所出不下  
三千緡公默默不以告人郡邑覈振數公遜謝曰  
吾儕自爲桑梓謀敢言功乎令廉知其事歎息曰  
君自爲德於冥冥不必章服相報也然子路拯溺  
而不受報夫子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亟以千石  
聞撫按彙題振饑姓氏公如例遙授布政司經歷  
凡諸知交爭爲詩以詠歌其盛余竊惟周禮遺人  
之職自邦國以及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皆歲  
有委積以待用後世遺人失職而歲多薦饑至虛  
郡國倉廩以振贍貧困猶且不給漢武時因下令  
募豪富人相假貸永始中又令吏民以義收食貧  
民視所給多寡爲賜爵差等於是勸民輸粟之事  
沿爲令甲矣夫不懸爵賞以鼓舞天下雖有義舉  
莫爲之倡今張公罄家貲以存活千百人而有德  
不市辭榮如遺其植善嚮義豈區區嚮名利者所  
可同日語乎覲文自家君子獲交於公而季弟九  
劬又爲公子壻習見公家世德爲最詳公祖父逸



江南橋兩先生俱以輕財好施聞於閭里家君述南橋公歲以冬月作糜於門以待饑者甲戌十月有道人以募化至南橋公入將具食餉之出則見題詩壁間置紅旗白金於几而去遍覓之不可得里人傳其異以爲禎祥今又二十年矣天道福善久而益昌公之二子君羽仲欽俱以高才生爲吾鄉領袖三槐志王五桂表竇余小子拭目爲公券矣公名栢字汝憲別字紹南萬曆庚寅年六月記

狼石亭記

龐特雍

漢諸葛孔明與孫仲謀共議破曹瞞計曾據此石後人因名狼石唐羅隱宋蘇文忠俱有詩迄今時異勢殊物改而石隨湮沒尋幽弔古者止按空籍而興遐想余令此覓古蹟得石於北固西隅蔬圃積土中其狀如羊者固宛然在也觀其石猶足動忠臣義士誅奸屏邪之思焉於是因白之郡守龍溪王公併滕公碑記移之演武場側建亭置扁曰武侯遺石用以鼓三軍之氣云

樂志園記

張鳳翼



丹徒縣志 卷之九上 三  
郡城之南有戴氏之圃二一歸之邃菴楊少師造  
待隱園西崖崆峒諸公俱有詩一歸之戒菴靳少  
傅歲久不治荒塘數畝老樹嶽崎去余家不一牛  
鳴地余每過之愛其幽曠輒作濠濮間觀癸未首  
夏靳氏以屬於余余乃誅茅鋤莠雜藝花木數百  
章爲亭三楹顏之曰心遠亭外枕水爲臺砌以文  
石覆以朱欄池下蓄五色玳瑁魚數千頭亭右爲  
曲廊十餘間取所藏晉唐以來墨蹟鈎填入石懸  
壁間署曰翰墨林廊前則爲陶真室南北相望碧  
桃紫竹森蔚堦砌予率兩兒講書處也廊後精舍  
以奉大士爲雪珂菴菴中一几一蒲團一鉢一磬  
佛書數卷雪浪及吾家道胤兩師時居之陶真室  
傍出爲來爽閣池之東新月初升竹樹隱蔽水中  
荇藻相亂憑閣以望心遠亭咫尺有縹渺莫釐想  
閣外有松一株是數百年物虬枝龍幹覆蓋畝許  
風起濤鳴冷冷然空山幽澗余製聽濤亭以賞之  
松下磐石質理奇古修廣一丈長日手談足以忘  
世雪浪師爲作長松磐石二銘刻石亭中會許晉



安自吳門來許故畸人有巧思善設假山爲余選太湖石之佳者於池中梯巖架壑橫嶺側峯徑渡參差洞穴窈窕層折而上其絕頂爲臺可布席坐十客城外諸山若鴻鶴若磨笄若天福若五洲環回帶擁烟嵐變現每冬雪初晴余與客振衣其間遠近一色池之東做大癡皺法爲峭壁數丈爭嶸崛兀奇鬼搏人上建文昌閣下立一亭與峭壁正相對落成時友人陳從訓曰此冷泉亭看飛來峯者也當名爲飛來亭靳浮玉曰此天平山萬笏朝天處也當名爲萬笏亭兩君辨難肆出郭五游據石梁攀籐枝而笑曰二君且憩矣未聞李伯時西園圖中有此雅閱余曰請爲二君解名之且憩可乎三人各大笑而起心遠亭之後扉則爲飛翠堂凡五楹頗弘敞南軒北牖喬木陰森深夏不受隙日後爲牡丹臺花時爛若張錦遊人籍茵携酒不禁也堂之左客用孫知微法畫水滿壁驚瀾蹴波中夜有聲出左壁則爲虛和室曲房小牖綠蔭垂簷下有盆梅三十本長不盈尺而蒼蘚離奇態不



一狀北向而間以短垣則爲桐廬中製地爐堂之  
右爲余菊圃長廊翼之名曰寄傲軒圃中有海棠  
數株花時頗妨種菊有議他徙者余謂美人與高  
士氣韵正不相妨耳客游吾園者頻有詩余和之  
其成一冊冠以亂仙曰樂志園彙集藏其板於寄  
傲軒中客有問余者曰子志存五嶽學在先憂平  
泉艸木之戒午橋松嶺之悲莫不嗛爲大惑有異  
達觀今沾沾一園之樂也將無泉石膏盲乎哉予  
曰唯唯否否以吾園之泉石不足當弁山愚谷之

培塿而謂足膏盲我乎然我見高原飛樓凌雲凝  
霧者矣問其主人栖金門遲玉漏垂白不見者豈  
少哉卽以楊邃菴之曠也林居幾何特銀州命下  
冒暑西行室歲綸扉中讒委頓有待而隱豈能隱  
乎余以天縱之閒借諸酒人詞伯杖履相從春朝  
與朝秋夕與夕核字析疑賡句鬪險繼以浮白獻  
枰徵歌度曲不自覺其露晞而星沒也三十年矣  
手種之樹已合抱而干霄出胎之雛已唳風而展  
翮天與吾曹以不爭之福也豈偶然哉且子不聞



倪雲林之清暉閣顧仲瑛之玉山艸堂乎高人韵  
士原宐置一丘一壑間而兵燹倉皇竄身避地寄  
食黃冠以老又吾郡襟江控海六朝以降北府建  
鎮金戈鐵馬錯置三山間誰能與飲飛蹶張其晨  
夕乎今天下承平累葉四裔賓貢扶杖之老不識  
鼓鼙而廟堂禁疏網濶萬物熙然夜行無醉尉之  
訶狂吟絕詩案之獄其去雲林仲瑛何可以道里  
計是吾儕所際千百年未有之一日也此而不樂  
誰當樂者若夫園林道旅過眼雲烟短簿割虎丘  
別業以造寺子瞻付東坡雪堂於賈耘老兄弟物  
理應然貪癡何有予身後頗作判斷安能下峴山  
之泣爲後人笑哉客曰噫嘻子真見道人也謂此  
園爲莊生逍遙之遊可矣萬曆己酉中秋後一日  
惺懷居士張鳳翼君羽謨

重建五州山因勝寺碑記

曹廷傑

潤之山自高驪支分金陵湧盪而東爲曹王山爲  
長山自分牛崗北忽突起矗爲九峯如飛龍是爲  
五州望之裕衍嶽萃入其中又甚平曠空曠而揚



而真而通而泰四州皆在望而吾潤固又在指顧  
間故曰五州云山舊有寺曰因勝起晉永熙中擴  
於齊梁更唐宋俱稱名利有石橋水陸堂白衣大  
雄天王殿由殿而陟有嶺若鳴蹲嶺而降有洞洞  
中晏坐可二十餘人夜時聞猛獸怒嗥洞左有墩  
曰木棋墩由墩蜿蜒而下可數百步許有卓錫泉  
泉甚深一曰千尺井井甃萬佛又曰萬佛井山春  
生蘭蕙每歲春萌萼萼菁紅翠萬狀翠岩真禪師  
嘗栖隱於此宋丞相張商英因問機禪師曰野僧

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機禪師隨應之曰  
門徑橫數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丞相歎異之  
宋末兵燹頻仍寺僧散殿宇灰燼山魃棲號而干  
載琳宮一旦銷歇遊人徘徊其上往往歎息而去  
樵夫牧豎時見神蟒鱗巨冠來往盤旋卓錫泉下  
又見關武安王時手大刀環步廢殿左右知是山  
尋當再興矣萬曆辛亥歲終南僧智公來周覽形  
勝悟法藏輪廻遂自誓建興是日僧數人見嶺上  
羣白雉乍隱現若臥若起狀智公乃爲披荆棘犯



霜霧露坐山頂十八晝夜蛇虺豺虎魑魅悉潛遁  
夜有物紛紛藉藉于側旦忽地藏像一極莊嚴置  
地上智公曰異哉神鑒我矣郡人笪某何某劉某  
曹某捐給地以助興建智公芟蕪削阻聚石鳩工  
不日成精舍三間閱歲懸默益廣規模載歲昭陽  
遂成綺錯廣殿崇臺高廊密室懸墀鉛砌華棖壁  
燎煥然旭然鱗鱗爛爛時當上巳召彼都人冠蓋  
雲從簪裳霧湧承崖依水扶携叟童緣谷被山馳  
驅輿馬蓋幸叢林之久頽而再振嘉高僧之弘力  
而廣慈也予竊聞之智公居終南時精修貝葉令  
譽播聞時在戊申有詔博延名僧集五臺焚修法  
戒祝釐聖母是時智公應詔事竣褒異特賜袈裟  
上繡千佛非常榮遇智公視之平平蓋由智公操  
修堅白故願誓易副若此也宜刻諸石以著厥美  
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峩峩崇山作鎮潤西大江湯  
湯爰止其濬昔我往矣艸莽瀰瀰今我登焉金碧  
輝輝問誰爲此終南智師智師來斯神人焉依

京口張氏義田記

王政新



三代之時宗法立而民無私財其有餘不足之數互相灌輸爲一統於宗子宗子之法廢而族無所聯屬於是數傳之後有若途人或身都台司擁膏腴鍾鳴鼎食而族人莫得窺其門甚至歲時伏臘吉凶慶弔男女婚葬之節不復相聞問君子傷之以爲是斲木忘源而以不仁不孝訓也尊祖收族以維宗法之窮其惟義田乎吾吳自范希文創始數百年來太倉之王無錫之華宜興之徐丹陽之姜相與踵其事節目科條增所未備徐姜又俱於朝部議免其征徭以風厲天下余友張修羽先生以博學工文章名著一時繼其尊人紹南公之志首建宗祠捐腴田千四百畝夏秋之入以千二百石計四時薦享外族之貧者計分受廩娶者聘若干嫁者奩若干槥者瘞者助喪若干就塾者修脯筆墨若干鰥寡孤獨者倍婦女之守節者倍孝於親友於昆弟者倍周族之餘則及異姓親友甘露禪堂三冬之月日爲糜一石以飽飢者其條例詳君自爲記中余讀之作而歎曰三代禮樂盡在



此矣徐姜諸公俱以累葉臚仕俸祿優渥爲力猶易當時相詫爲盛舉君一諸生守先人緒業非有陶白什一之術以雄於閭里而毅然割所有而不私非所謂仁至義盡者而能之乎聞君之風者鄙可敦薄可寬所關世道人心豈淺鮮哉予愧不及錢公輔記其事以告天下使知樂施行義古今人未嘗不相及也

制府于大司馬雷猩猩戎修金山記

皇清張九徵

金山之有寺始東晉時初名澤心梁天監中加修設焉宋元明以來屢有增建歲久漸傾圮緣邇年四隅有烽火之警加以荒旱相仍遂無有修復之者今以

聖天子威福遠方僭亂盡以削平比年時和年豐四民樂業居者無狗吠之警行者有萬里不持寸兵之安賈舶商帆蔽空而至此正熙熙攘攘歌咏太平之日也從來有大興作大修築非時不舉焉蓋有事之時雖以城郭宮室之役而民力告誦君



子亦以爲非苟其無事當從容晏安之際卽浮屠老子之宮爲之庀材鳩工聳煥金碧之觀亦必以其所舉爲當然而有所不容已何也是皆時爲之也竊嘗遍攷宇內諸名山志見其所載興造年月皆屬太平無事之時而又有一時公卿之賢者爲之倡于是共傳爲名山勝事以稱述之不朽歲癸亥二月大司馬制府于公以公事適淮浦回棹過金山登覽之暇見其棟宇垣牖將有頽落之憂慨然有意修復因出猩猩絨一授郡守高公命爲之易價用倡修葺之舉高公以余爲郡人因謀之余余曰事莫重乎倡倡莫重于天下之大賢公以公忠清正大臣總制兩省兩省之人其戴公也淪肌膚浹夢寐今金山有公爲之倡吾民將踴躍以助其誰肯後者吾見大江湯湯定日有人焉操舴艋破巨浪奉金粟以至紛紛藕藕相踵相續以其贊茲舉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矣余因請於高公願畱此猩猩絨永鎮茲山比于蘇文忠楊文襄公畱玉帶鎮金焦兩山故事云自此吾民群相鼓舞樂効



捐助增修前蹟頓復舊觀亭閣巍煥樓宇弘敞鏤朱錯彩之色下照江水其有來遊茲山者忻勝地之重新感精籃之復舊請觀公所畱之衣盥手捧視燦如丹霞什襲以藏垂示有永山經水志艷爲異聞此真太平之軼事名賢之盛舉爲可羨可頌者也按猩猩絨色殷紅於輿地志載在方物中最稱殊貴不易得公所畱記身長若干尺寸袂長若干尺寸莫重平山會英重平天不文大發公以公重修丹徒縣儒學碑記余試張九微

江南以京口爲關鍵故其山川人物冠冕今古數百年來文教翔洽於茲極盛豈徒地靈爲之助乎然其學址據壽丘之勝青鳥家往往盛稱之乃予嘗論聖人之道淑世澤民古昔教化大行之日比屋絃誦孝弟仁讓三物六行之典恒修舉罔缺蓋唐虞之司徒三代之庠序學校典教明倫不獨爲子衿升選之階也後世以泮茆爲學地鼓篋爲學事學古入官爲學者之始終於風教民生何所關揆聖人立教之初指其然乎哉慨自蒞民者罔識



師帥之責情竄玩愒本之撥矣士修文不修行民  
矣其德有世道人心之慮者爰是亟亟焉以興學  
爲首事丹徒在郡城中其學與郡學相望屬以地  
勢高廣風雨剝蝕聖宮賢廡悉就廢弛臨洮張君  
來領是邑喟然與歎爲請之督學張公張公率先  
倡助集紳士謀焉與諸生之復身免役者而合計  
之共得若干金以廣文婁東朱君董其事毘陵吳  
君繼之二君晝夜竭蹶經年而學宮畢新又未病  
也初張君以家學成進士有才名下車踰月而

廢具舉退食之暇力學不倦士民皆以興學誦其  
功予不佞爲之載筆焉因是進士若民而告之日  
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師尼  
父之所訓也四教之目以是爲歸於以知忠信之  
愈於聰明才辨也有文不可無行修行莫過存心  
子思言至誠子輿言克實皆忠信之旨也質而求  
之言行之間刻其浮夸詐慢詭僻不經之私智僭  
天下而相喻以忠信切近精實風醇俗美士與民  
寧有二歟與其誘之以功名富貴漸入於矯僞欺



蔽甚非所以習聖賢之道報朝廷興學右文之至意則何如學爲忠信之爲安也夫聰察而明悉者學之薄也居業而立誠者學之本也孝弟仁讓三物六行之道皆于忠信乎求之明倫致治之要其在斯乎後之君子游聖人之宮以恪守聖人之遺訓當必有興起於中者

游焦山記

王曰高

游金山之二日丁巳凌晨有京口吳襄宗何雍南程千一毘陵董文友訪予避風館之大士閣上聞

與金山東面正相對偕步臨江菴觀僧寮牡丹花方半圻芳豔可喜時觀者如繹不絕一覽而出遂自江岸登舫日已暄赫可畏矣文友出新詩一卷名春望詞乃清明游陽彭山絕句與何程兩子相倡和者余偕賀子天士同爲歎賞過談家洲約十餘里直抵山足至則泊舟洲畔登岸行亂荻中蔥蘢如新竹不數十武及山麓紆迴亂石中乃得平階而東長廊數十楹至人勝坊前坊亦以焦處士名也平臺擴數丈層級臨江入坊爲焦山寺門額



吳璠所書山舊名樵山又曰譙山以處士易今名  
先步大殿後一軒有古鼎相傳爲周景王時物亦  
無款識可辨壁間有宋真宗徵處士勅勒於石聞  
有名衲繼起者在東方丈偕同人訪之數語而別  
出步山右尋磴道而躋之至一閣新構未成偃仰  
少憇飲少輒醉與諸子談往昔滄桑事有感於中  
時作曠達語日向夕步山椒一閣蓋卽所謂松安  
允然碧霄者吸江亭舊址也有楊椒山先生所  
祀句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

如新旁有數碑記字率磨滅不及辨縱步山址望  
海天江光煙樹迷離三神山彷彿可接山僧云今  
已嚴斥堠不復得問津矣聞其東曰海門亦居然  
桃花流水別一天地返由山之西循曲磴下及江  
濱履危石乃得置足訪所爲瘞鶴銘已崩摧于江  
波洪濤中不可得而摸索故名雷轟石雖近有好  
事者摹鑄一石置前山寺中蓋古今不相及矣坐  
巉石望江天浩淼真可作避人地但恐習見或視  
爲無奇耶過三詔洞禮處士像得句云三召翹居



猶不起却畱遺像在人間海門東去杳塵境名姓  
何緣借此山石壁有坡公書不可復識道旁刻浮  
玉字者二夕陽返照乃廻舟徑渡惜未携襍被來  
畱山中聽江聲候明月也後聞劉子令修名鑣者  
癸卯秋闈所得士讀書山中之佳處亭畔卽坡公  
寄佛印爲我佳處畱茅菴之句後人取以名亭是  
日劉生未之知遂不及晤語宅如寶墨亭海雲樓  
別峰菴碧桃灣青玉塢鍊丹泉善財石佛印退居  
與處士之明應殿楊文襄鎮山玉帶皆未及一一  
尋訪需之重游未卜何時耳雍南千一襄宗三子  
中道別去文友同天士畱舟中是日縱談古今人  
物風土之畧語多不載比歸寓星光雜燈火矣

北固山圖記

陳玉璣

北固山圖明布衣沈石田作也山川明秀之狀及  
亭池臺榭游觀士女悉淹細可愛予少時常携此  
圖登山而望四時之景歷歷如畫未嘗不歎工且  
肖也南徐爲用武之地自吳主建都下至宋元當  
時壯士健馬劍槊相摩幾無有虛日至明天下晏



然已久人民樂業而布衣適當最盛時故得怡情  
翰墨一寫其風俗山川之美越

皇清受命南徐獨頓首效順又無爭戰之擾富完  
休養不殊明盛按之此圖未相懸絕戊亥間海艘  
突犯邑屋燒燔幾盡所云北固者雖山水依然而  
其爲亭池臺榭及游觀士女杳無復覩余未知前  
代用武時亦復何如倘以今日視此圖余反咎圖  
之不肖矣嗟呼豈布衣所及料哉昔周顛宴新亭  
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予嘆山河無異

風景已殊一圖而盛衰係之能無感歎

宋忠簡公祠禁杜汚佔碑記 鮑天鍾

天下之英傑自垂千古然必在上者有以尊崇之  
而愈顯夫古先英傑其人雖往而其氣在天地之  
間如日月之明如山嶽之時如江河之浩瀚面流  
道讀其書使人往復而不能釋過其里使人畱連  
慨慕而不能去皆氣之所爲也古之人知其然於  
是爲之祠祀嚴翼其威儀使見者儼然如晤其生  
平而興其油油趨善之意斯固所以尊崇之之術



也有宋畱守宗公功勳在天壤事蹟在國史而是邑也生則寓焉歿則葬焉是其氣之周流必將徘徊瞻顧不能釋然于茲土而後之人過是邦者亦必訪其遺踪以想見其人則其宜祠而祀公也蓋不與他邦等矣舊有祠在壽丘山後因學宮遷焉遂改建學左其工費所出自邑宰而下迄公之後裔凡若而人爲堂五楹廡垣巍赫有司時祭牲牢有加歲月旣久薨桷黦黦圉牧者蹂踐其庭穢汚其室近復有猾胥奸民居妻孥其中突烟回梁雜猥褻不特瀆明神干

國典抑使過而謁者徬徨趨趨不足動其觀瞻而與其向趨之意甚非所以示尊崇而稱爲民上者之意也鍾自蒞茲土卽以易風俗作人才爲事每遇時祭拜祠下見堂宇蕪穢心甚憤之今年九月旣將居者屏逐掃除糞穢外內潔整然慮奸民所卒歲月遷延復蹈故轍故設爲厲禁嗣後敢有強據其中及蹂踐穢汚者許宗氏子孫呈之有司卽加嚴譴勒石祠側以示永久勿敢失墜嗚呼以公



丹徒縣志 卷之九上  
之立身事君爲百世法載觀今昔寧有幾人遠邦  
異域莫不聞名而景仰之而生斯地者履其祠宇  
而瞻其像貌乃不能尊崇之而猶欲強據而穢汚  
焉卽法有所未及其能免神怒而避天譴之哉

宗忠簡公墓重建享堂記

宗元豫

昔三代盛時宗法行于天下自天子諸侯至于官  
師適士莫不有廟所以尊祖敬宗收族當時雖千  
餘年之遠相數十世之疏族皆有世系可稽以  
可序婚嫁必告歿喪必計春秋享祀必有合族

饗之禮國有世臣鄉有巨族所以親愛輯睦維持  
鞏固成磐石之宗歷千歲之久綿綿不墜其以是  
歟兩漢而後宗法漸廢六朝及唐門閥相尚崔盧  
王謝爲世推重雖以天潢貴胄不能與抗維時宗  
法亾而譜系興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班班可考  
自宋南渡中原喪亂譜系散失迄於近代無論宗  
法不講卽譜系宗祠亦置不問有法古好禮之家  
祠遠祖合疏族者人爭譁笑之風俗澆漓莫此爲  
甚惟我忠簡公功在社稷事紀國史蓋嘗建節廣



陵而葬于潤州故兩地皆有公裔其後子姓益繁多散處他郡而建平之族多至千餘人嗚呼非天報施忠義而本支昌熾能若是歟往先大父水部府君先父奉政府君嘗有志建祠合族而未果會廣陵族屬羲六氏以經術繼起嘗讀譜慨然追溯本源特渡江展忠簡公墓肅拜祠下晤諸族黨欲修舉廢墜方謁選未遑潤州族屬廷章廷綸特遇建平遍諭諸族屬皆躍然喜曰此盛事也于是漢臣以建享堂自任僉議欲葺舊祠合族譜而以享

堂記屬予蓋我兩府君未及爲者一旦舉行之雖諸族屬義舉豈非忠簡公之靈有以啓佑之歟在周易之渙合人心必先立廟今郡有公祠墓有享堂後裔遠者祫祭近者時享古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庶幾見于今乎吾願登斯堂者對越先公無徒盛儀文辦昭穆必忠孝相勉敦厚相期學業相勵婚喪相助患難相卹變輓近澆漓之俗復三代醇龐之風于是堂也基之矣諸族屬皆曰善遂書以勒石



焦山慈航碑記

何 棊

浮屠氏不大異聖賢哉其不異者惟是救歿扶傷  
悲憫羣生有合于聖賢仁愛施濟之旨此亦儒者  
所樂得而嘉與者也潤焦山浮屠氏所居也僻在  
金山下流舊稱海門金山當南北渡口問渡者日  
不知幾千人爰設有數舟專拯覆溺者名曰慈航  
利誠溥哉焦山旣僻在下流又無有問渡者向僅  
設慈航一金山慈航間拯之不得焦山一航當怪  
風駭浪山崩雷吼時藐焉孤棹與蛟螭鼉鼉爭得  
失一二舟子目定魂搖當必有却而不前者矣覆  
溺者呼號風浪中過茲焦山飄蕩入海飽蛟螭鼉  
鼉之腹已耳浮屠氏孝愉顧而憫焉涕泣哀悼更  
募造一大慈航當怪風駭浪山崩雷吼時懼舟子  
却而莫前身操櫓楫出入江濤拯爾覆溺者不令  
飽蛟螭鼉鼉之腹一歲中生者無算歿而葬者無  
算但惟貲費繁殷不能時時入城市請乞又切切  
焉弗克有繼是懼此其意與浮屠氏務爲肖像建  
刹飯僧誦經者迥異歲丁未朱孳廉若臣來游茲



山嘉其事爲張君聘之誦焉張君亦嘉其事出白金二百兩俾紀綱者市一廛授孝愉以其力給舟子四人工力人各銀如干拯一生者舟子受賞銀如干一歿者賞給一之六給銀如干葬之南岸嗟嗟長江流數千里下海門而入海使得有浮屠如孝愉數十輩又得如張君聘之數十輩助之貲當沿江急湍泛溢處盡設慈航以拯爾覆溺且更命開風者有所興感而好行其德其利之溥不誠爲仁愛施濟之大者哉記之刻于石以示後之善

繼者孝愉名德舜聘之名某新安人

中泠泉記

何藜

陸子次惠泉曰第二泉金山崖下郭弘農墓側有泉名中泠劉子伯芻品曰第一自春迄秋江湖澎湃泉隱秘窟冬澗石骨崎岬旋縈吐沸雖澄碧足鑑然操舟盪忽易櫻石怒終莫可汲易曰井渫不食又云寒泉食信是中泠之不食宐在惠泉下劉子旣上之豈以人力所易致者當出難致者下固借斯泉以託喻耶何子有感于斯因書而記之



東坡佛印小像記

何棗

萬曆中金山僧淡公者重築妙高臺於土中得銅比丘像欹坐自念必有以配之無何入城西市廛有高冠長髯銅像與比丘像等尺寸對欹坐知其爲東坡佛印也持入山建畱玉閣奉之嘻異已越歲道邗上遇孟城賈家傭懷兩銅人一爲童子捧帶一爲小沙彌挾禪裙又知其爲東坡佛印贈答事也市歸置之側抑愈異已僧若冰述以告余且曰人生顯晦離合猶此像何莫非數余曰不然

坡佛印相與之淡寧在此像哉卽此像之設其之也不知在何時其晦與離也不知在何時繼自今其顯而復晦合而復離不知又在何時要惟相與深故數百年來顯晦離合猶不失彼此形跡然亦因存此形跡故多此顯晦離合耳若夫知已盟心貫日星開金石同垂功名姓字於竹帛否則相與著書名山傳之千萬世赫赫如生何所顯晦何所離合又何用此像爲某年月日記

江上觀競渡記

何棗



丁未夏五前一日龍舟集江上何子往觀焉舟尾各繫綵帛懸一童衣錦衣朱袴演鞦韆盤舞舟首演玄壇神傅黑面騎虎者一冠束髮金冠披紅戰服束金帶執戟演呂溫侯者三身紗巾黑袍持劍演鍾馗神者一金甲胄演大將狀者二龍袍玉帶演吳王夫差採蓮划舟人皆演爲內官狀者一又演南極老人乘鹿揮玉塵尾者亦有三舟上立層樓飛閣丹楹碧檻掩映雲霞二童演善才叅大士演漁樵相對傳奇中荒唐不經故實更雜迭演

一舟四旁圍錦繡翠綵綺爲奇花異卉珍禽  
鳥綴其中舟以有七窮極工巧天下莫能加  
焉噫嘻盛矣哉世什白貴官豪室張幕鼓棹縱鸞  
鴨落水羣舟如驚濤怒立山崩雷吼羣舟出  
沒飛躍望之心先是戊戌夏五江上晏安關門  
不閉城內外田疇觀者如屏列如蜂擁龍舟較倍  
于今工巧不及半咸已亥夏遭兵火劫焚城內  
外蕩爲灰燼今僅七八歲耳盛而衰衰而盛帶  
甲數萬兵集於承流陰之後掇拾之餘芻



秣粟米力役一時亦避左室家衣食岌岌是謀不  
圖競渡之盛遂復至此兩子既追念乎昔因重感  
于今爲之誌

丹徒縣志卷之九 七  
秣粟米力役一時亦避左室家衣食岌岌是謀不  
圖競渡之盛遂復至此兩子既追念乎昔因重感  
于今爲之誌

